



战火中最美的女人

——爷爷的最后一个故事

张建洲 著

杭州出版社

HANGZHOU PUBLISHING HOUSE



战火中最美的女人

——爷爷的最后一个故事

张建洲 著

杭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火中最美的女人: 爷爷的最后一个故事 / 张建洲

著. — 杭州: 杭州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5565-0316-2

I. ①战…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80603 号

战火中最美的女人——爷爷的最后一个故事

张建洲 著

责任编辑 夏斯斯

美术编辑 祁睿一

出版发行 杭州出版社 (杭州市西湖文化广场 32 号 6 楼)

电话: 0571-87997719 邮编: 310014

印 刷 浙江省邮电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mm × 1230 mm 1/32

字 数 150 千

印 张 5.75

版 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65-0316-2

定 价 28.00 元

一个抗美援朝老兵爱与思念的倾诉

(序一)

石 峰

张建洲同志是一位抗美援朝的老兵。2014年12月4日，他写信给我说：“今年春节后，65年前和我一起在离前沿阵地不到1公里的包扎所工作的战友刘林生找到我。当时他比我大两岁，处处照顾我这个不到18岁的弟弟，还救过我一次命。他因负伤回国治疗就没有再联系，他这次通过一位老领导找到了我。他很可怜，靠二等残疾金和低保过日子。他告诉我许多包扎所里我不知道的故事。他知道我喜欢写写画画，要我把这些故事写出来，让他死的时候带走。临走时，两个人抱在一起痛哭。我给了他8000元钱，并答应他一定把那些故事写出来。望着他上车的样子，我的心又酸又痛……”

信中描述的两个生死之交战友的这次见面，如同一幅让人遐想的画面，读着读着，我也流泪了。

我和张建洲同志可以说是忘年交，他比我大11岁，今年80岁了。1970年我在部队当新闻干事，他是20军的报道组组长，我曾跟随他一起写报道，距今40多年了，他成了我做新闻出版工作的最早引路人。后来我来北京工作，曾一度中断了联系。情缘的事天

注定。1990 年代，他辗转到杭州市新闻出版局当局长，为成立杭州出版社曾多次到我所在的国家新闻出版署联系，都未曾碰到。有一次他正要离开新闻出版署时，突然想起曾有个战友在这个单位工作，他就在电梯间询问别人打听我，于是我们俩惊喜地重逢了。由于又在一个系统工作，联系很多，直到他退休以后，又到我也退休了，我们的联系仍未中断过。他有点什么事就会给我打电话，有时没什么事，他也会给我打电话聊一会儿。

为了兑现对老战友的承诺，2014 年 5 月，他开始创作纪实性小说《战火中最美的女人》，于是他的精神世界又回到了那战火纷飞的年代。他在原先工作的出版社找了一间小房子，每天早上 8 点按时出门去“上班”，下午 4 点回家。原来他三天两头往医院跑，进入了创作状态，医院也不去了。他一进入那间小屋，就播放志愿军战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和电影《上甘岭》主题曲《英雄赞歌》。这时，埋藏在他心灵深处 65 年，对曾与自己并肩战斗、朝夕相处的几位女护士的爱和思念，从他的笔端喷涌而出。他陶醉了，他激动了，他流泪了。我也为他的激情感动。

《战火中最美的女人》是以孙子听爷爷讲故事的叙事方式展开的，故事的主线是抗美援朝战地医院一个包扎所 4 名女护士可歌可泣的战斗生活。书中的爷爷就是作者本人，也就是包扎所里的那个“男子汉”。

战争是残酷的，即使是处在前沿阵地的包扎所，炮火连天，硝烟弥漫，不时有敌机从头上掠过，炮弹在跟前炸响，眼见刚上战场不一会，就被血淋淋地抬了下来。工作和生活环境更是可想而知。

在生死考验面前，她们用热血书写青春，用生命报答祖国（包扎所的3名女护士先后牺牲在异国他乡）。她们那种追求正义、渴望和平的坚定意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读来令人震撼。

再残酷的环境下也有人性的温情闪亮。在这个包扎所里，经过战争洗礼的姑娘们，面对一个不满18岁的“男子汉”，除了像姐姐关心弟弟那样一种情谊之外，还有一种说不清的情感释放，那种纯洁的人性美、人情美，一举一动都令人动容。护士班长经常会用那温暖的手抚摸着“男子汉”的脸开玩笑，惹得他满脸通红又无比激动。与“男子汉”年龄相仿的金小燕，一有机会就会与他找话说，一来二去，“男子汉”也对她产生了不一样的感觉，最后甚至萌生出爱情。书中有很多这样的描写。这些温情都深深地埋在作者心里，天长日久，酿成了一种特殊的爱和思念。在赴朝参战65周年之际，在耄耋之年，作者把这份爱和思念呈献给读者，既是对为保家卫国而献身的英雄们的缅怀，也是一个抗美援朝老兵人生价值的呼唤。

《战火中最美的女人》第一稿完成以后，就在《作家》杂志发表了。他拿到杂志后，首先想到老战友刘林生，遗憾的是他等不及就走了，没有满足“他死的时候把这个作品带走”的愿望。我拿到杂志以后再次品读，又一次被作品中的人物深深地感动了。我建议他把内容再充实后出一本书，献给我军赴朝参战65周年，他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议。这是第二稿，内容扩充了一倍，刻画的人物更细腻丰满。原来作家出版社已经答应出版了，他为了把自己的最后一部作品留给自己曾经为之奋斗过的杭州出版社出版，又把稿子从作家出版社要了回来。这次杭州出版社出版时，他写了1万多字的后

记，有意犹未尽之感。他告诉我，当他把书稿交到出版社时，突然感到如释重负，65年的情怀释放了。

这是他的夙愿。

2015年7月22日于北京

（作者系原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全国期刊协会会长）

《战火中最美的女人》小记

（序二）

麦 家

《战火中最美的女人》以孙子“听爷爷讲故事”为切入点，讲述了抗美援朝时期，爷爷在阵地包扎营中与四位女护士的动人事迹。

小说并没有采用传统战争小说的那种宏大叙事的写法，而是从一个侧面入手，让故事在一个战争中看似并不十分起眼的阵地包扎所展开。然而，即使没有重点着墨于战场上的枪林弹雨，却依然不妨碍小说中所展现出来的战争的残酷、惊心动魄，战争中的人事的震撼，以及为正义而战的人们身上的那种坚毅、果敢和人性美。

这其实是一部成长小说。故事中的爷爷未满18岁，他在战争中成长起来，在目睹他人的生死中成长起来，在经历自己爱和被爱中成长起来，在人生跌宕起伏的沉浮中成长起来。与此同时，故事外的“我”在爷爷成长故事的洗礼下也不知不觉地成长起来。这里没有反叛，只有传承，传统的道德、正义、美，在一条河里流淌，“我”不但是爷爷身体的继承人，也是精神的。

这是一部质朴的小说，没有炫目的写作技巧，作者以真诚攀援真实，写出了那个年代特有的温度和战争残酷下的温情，质朴如一棵树对泥土的叙述。它说得轻轻，讲得平常，但有生命的质量和厚度。小说，说到底不是个技巧活，而是心跳声。

（作者系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

目 录

引子 爷爷和我签合同……1

第一部分 爷爷讲故事……7

第二部分 爷爷写故事……142

后 记——作者自己的故事……157

引子

爷爷和我签合同

爷爷终于醒了。

爷爷终于说话了。

守在急诊室门外的奶奶、爸爸、妈妈终于松了一口气。

像上次一样，爷爷睁开眼第一个看到的人就是我；说的第一句也是：

“老祖宗马克思还是不接收我，必须要我完成最后一次任务才能去报到。”

“最后一次任务”是什么，爷爷还是不说。我按照爸爸妈妈之意问过爷爷几次，爷爷就是不说。奶奶说，“你爷爷这一辈子不知道完成多少个最后一次任务了，现在他老了，脑子也不像过去那么灵了，‘最后一次任务’，究竟是什么任务，就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了”。奶奶特别对我说：“爷爷最喜欢你，你就把爷爷当老顽童吧，随着他、顺着他，让他高兴就行。”

我和爷爷有一种特别的感情。我是在爷爷讲的故事中度过了幼儿园、小学时光的。进入初中，我对听爷爷讲故事的热情一年比一年降低，到了高中，我听故事的热情已降到了冰点。出于对爷爷的

敬重，听到他说“孙儿来，爷爷给你讲个新故事”，我只好去听。其实所谓的新故事还是从“从前呀”开始。我一听“从前呀”三个字就头皮发麻，好在爷爷眼睛有白内障，看不清，我一面装着认真听，一面在玩手机，爷爷还表扬我说：“我的孙儿就是好，不但认真听，还做记录呢。”我想笑，更想哭。

爷爷 17 岁参加革命，打过仗，负过伤，都 80 岁了，还念念不忘教育我们千万不要忘本，说我们的家庭就是贫苦出身，是共产党救了我们，有今天的好日子，都是共产党给的。爷爷有时还特别把我叫到他书房“吃小灶”：“你是我们家第一个大学生，千万不要学坏，千万不要过早找女朋友，千万不要贪图享受。”

有一次我参加军训回来，对爸爸妈妈说：“军训太苦了，学生又不是军人，有这个必要去学军吗？”后来不知是谁把这话告诉了爷爷，爷爷把我叫到他书房，举着拐杖命令说：“把门关好。”

我吓了一跳，第一次看到爷爷用这样的眼神望着我，心里慌得没有底。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事，让爷爷生这么大的气。

“你小子给我站好。”爷爷把拐杖指着我问，“军训怎么不好？这点苦都不能吃，你读大学还有什么用？建设国家的重担还能压在你们这一代人身上吗？”

我一听是这么一回事，松了一口气，就用过去的老办法，叫了一声“爷爷——”，就跑过去抱住爷爷。过去凡是爸爸妈妈骂我、打我，我就抱住爷爷求救，每次都是高高兴兴收场。这次——

爷爷把我推开，伸出颤颤发抖的手，指着我说：“你……让爷爷……”

上高中第一年，我军训时拿到了“军训优秀奖”，爷爷高兴地抱住我，从口袋里掏出几颗不知放了多久的糖果(要是巧克力多好)，让我当面剥开放在嘴里。爷爷爱我，我也爱爷爷。从上幼儿园到上高中，每次离开家，我都先要和爷爷握手告别。上了大学之后，连自己也说不清是什么原因，我和爷爷之间被看不见的纱幕隔了一层又一层，到了大学四年级后期，我整天想着选什么专业、找什么工作、能挣多少钱，这些关系到我未来的幸福，爷爷在我心中不像过去那么重要了。尽管我安慰自己：爷爷奶奶苦了一辈子，吃了不少苦，我要多挣钱，好让爷爷奶奶过上像富人家一般的生活；其实我心里清楚：自己更多地还是在想，现在是市场经济，竞争激烈，富二代有爸爸妈妈这个靠山，像我这样的穷二代只能靠自己拼命挣钱了。爷爷奶奶的人生路快走完了，我的人生路才刚开始呢！过去我什么事都先跟爷爷说，从不说假话；现在能不说话就不说话，越来越不敢说真话，怕爷爷生气。我知道说假话骗爷爷不好，心里也很不好受，可有些事如果实话告诉爷爷，爷爷不仅不理解，还会生气。我过去都听爷爷的，现在开始听奶奶的了，有了女朋友也先告诉奶奶。奶奶说，千万别让爷爷知道。奶奶还悄悄对我说：“方便的时候，带回来先让奶奶看看。”

奶奶真好。爷爷也好，就是跟不上时代了。

毕竟我和爷爷的感情是很深的，爷爷为人正派、善良，同情弱者，宽容曾经伤害过他的人。爷爷奶奶在一起半个多世纪了，爷爷很多事都听奶奶的；奶奶很多事都先想到爷爷。我们这一代人是很难做到的。爷爷从医院回来的那天晚上，奶奶一个晚上都守在爷爷

床前，天一亮，我还没有起床，奶奶就过来对我说：“你早一点去和爷爷告别，千万记得要握住爷爷的手，爷爷就喜欢你握他的手。”

我穿好衣服就来到爷爷床前守着。爷爷还没有醒，我用双手紧紧握住他几乎是皮包骨头的瘦小的手，这双曾经握过枪、打过仗的手如今已软软的，没有一点力气，可我心里仍然感到这双手的力量……

爷爷终于醒了，看到我守在床边，他高兴地笑了，尽管只是脸抽动了一下，我却感觉到他在笑，至少他心里在笑。

过了一段时间，爷爷又恢复了正常生活，全家三代人，大家都没有把爷爷不止一次地说“要完成最后一次任务”当回事。奶奶一直在说：“爷爷老了，脑子也有点糊涂了，他说什么，就听什么，让着他、顺着他，千万别让他生气。”

可是爷爷却没有忘记要完成的最后一次任务。爷爷用一只手抓住我的手不放，用另一只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递给我，说：

“爷爷要和你订一个合同，你看完就在上面签字。”

我认真地看合同，一共三条：

一、在阳台上放好桌子和椅子；

二、买一台录音机（钱我已准备好），每天晚上回来必须打开录音机，把我讲的故事整理出来（不超过两小时，不影响你休息）；

三、一定要保密，不能让你奶奶和爸爸妈妈知道（我怕他们会阻止我讲故事）。

爷爷戴着深度老花镜望着我。

“看完啦？”

“看……完了。”

“签字吧！”爷爷命令似的说。

“我……晚上拿出两个小时来整理有点难。”

“那就改成一个小时吧！你正忙着找工作的事，爷爷帮不上忙，就依你吧。”

我只好签了字。

爷爷叫我保密，我保密不了，当晚就告诉了奶奶和爸爸妈妈。

爸爸说：“就当 we 不知道，让爷爷去讲一个没有人听的故事吧。”

妈妈有点担心地说：“爷爷讲故事没有人听，会不会影响他的情绪？”

奶奶把手一挥：“我跟你爷爷 50 多年了，心里最清楚，这个倔老头决定做的事，谁都挡不了他。就随他自己讲给自己听吧，到时候他自己都厌了，我们再去听。”

按照奶奶和爸爸妈妈一起商量的结果，我也拟了三条协议：

一、血压上升到 145 毫米汞柱以上必须停止讲故事（血压计就放在桌子上，10 点奶奶给你送药时帮你量）；

二、上午只准讲两个小时，下午必须休息，午睡起来做一些休闲活动，奶奶陪你一小时，爸爸妈妈和我下午有时间也会轮流来陪你；

三、按你的要求，我把你喜欢听的老歌和音乐都已设置好，到时候你只要按一下键（上面已做了记号）就可以听。上午听一次，下午听一次。

以上协议，望坚决执行。

爷爷认真地看了一遍又一遍，最后在第二条协议的“两个小时”后面加了“左右”两字，并签上自己的名字“张锦成”。

第一部分

爷爷讲故事

一

阻击战正处在最艰苦的阶段。

这天早上，我照例提着水桶去河边打水，运输员老徐叔急匆匆地跑来对我说：

“队长要你赶快回去，有急事。”

队部的防空洞和战地医院紧连在一起，距离小河边还有一段路，我把水桶给老徐叔就向队部跑去，半路上就和队长遇上了。

“张锦成同志，前沿阵地三号包扎所急需我派一个人去帮忙。原来的老陈已经上阵地组织担架队了。”

这是队长第一次叫我全名，过去不是叫“小张”就是叫“小鬼”，而这次口气又是这样严肃。我意识到任务一定很急，还没有等队长说具体任务，就问：

“什么时候走？”

队长没有直说，而是先介绍三号包扎所的情况：

“三号包扎所只有四个女同志：所长叫方赛萍，阵地前沿三个包扎所都是她负责；还有班长沈雯英、老护士赵甜妹、护

士金小燕。她们强烈要求我派一个男子汉去。你还不满18岁，可我能派出去的男子汉就剩下你这么一个人了。”

队长为难的口气，明显是因为有点不放心我，我便一个立正敬礼，说：

“我不满18岁，可我也是一个男子汉！”

“好样的。男子汉，你的任务就是帮助护士姐姐们做一些生活的杂务事——烧水呀，砍柴呀，挖厕所呀，站岗呀；必要时，帮姐姐们打打下手。”

“什么是下手？”我必须弄清每个任务的具体内容。

“有的伤员伤在下身，思想封建，不肯让女同志去处理，到时候……”

“我明白了，什么时候出发？”

“好样的，像个男子汉！”我还没有出发，队长已表扬两次“好样的”了。

临走时，队长像送儿子出征一样，详细检查我的装备：一只药箱，四只手榴弹紧紧捆绑在腰上。他还把一块香皂塞进我的袋里。

“我从来不用这个东西。”

“看你美的，是带给四位姐姐用的。”

队长送我到山脚下的一个小河边，停了下来，把腰上别的一支他最心爱的小手枪给我。

“路上遇上特务和散兵，这个就可以派上用场了。你会用吗？”